

伴同與導引

譯 峴 可 姚 著 薩 羅 卡



行 印 店 書 明 開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卡羅薩著
姚可崐譯

引導與同伴

孝廷
五年

開明書店印行

上海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發行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乙種）

（外埠酌加運費）

“伴同與導引”



印圖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卡羅薩

譯者 姚可崑

桂林環湖北路開明書店

發行者 范洗人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桂林環湖北路七〇五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成都通遠門外
安陽路

昆明縣
江街

開明書店分店

譯者序

在德國現代的文學界裏，自從里爾克和蓋歐爾格先後死去，托馬思曼流亡國外後，卡羅薩以他深沈而謙虛的努力漸漸固定了他所應得的地位——變亂時代裏一個最純潔，最真實的詩人。他的著作並不多。一九一〇年左右，他已經是一個年過三十的肺病醫生，他把一本薄薄的詩集投入當時的文學界裏，沒有得到什麼回響，同時他還繼續着和病人們週旋。但此後每隔十年一本詩，每隔三五年一本小說，如今三十年了，再回頭看，那時一部分喊得最熱鬧的聲響都隨着時代不知道消逝到哪裏去了，而卡羅薩卻不知不覺地達到一個境地，一些忠於藝術，忠於人生的人都愛他，敬他，他成爲這些人彷彿苦悶時的安慰者和指路人。他的散文著作幾乎都是自傳體的小說，他以嚴肅的態度和正直的責任心寫出他自己的體驗，

同時也把人與人之間最可寶貴的情與美具體或象徵地表現出來。他的文體沒有空疏，沒有誇大，他的文字很精練，給他本國的語言添了些新的，有生命的原素。

「引導與同伴」是一九三三年出版的，是一本紀念同時代，曾經影響過他的人們的書。所謂引導，指的是對於作者的生活有所指示的人；同伴，是有所幫助的人。前者可以說是師，後者可以說是友。這個感戴的回憶「只述說那些最接近的伴侶，他們直接由於以身作則，關懷，和有效的指示」在他遊離不定時幫助了他，「但是有些人自己並不知道。」寫這本自白就是同這些同時代的師友表示感謝。過去的聖哲和詩人，有的給他的教益更多，但是卡羅薩一再覺得同時代的人是更饒意義。他說：

「人生是一個聚會，總是只有一個有限的人數一次被邀請，而且這邀請永久不會重複。一切的客人不能都是面對面地熟識；可是他們都感到聲息相通，——我們不是對於一切和我們同年生的人已經有一種相當的同情嗎？沒

有一個過去時代的偉大精神，能夠給我們補償同時代人的直接的生命呼吸，愛，恨，思想和預言，他們和我們立在同樣的天體運行之下，而且結合在人類發展的同樣的階段中。縱使誰是敵對我的，也還是屬於我的，而且誰殺死我，他也永久和我的圖像結合。

這段文字，我把它重復地引在這裏，字字洋溢着這個詩人的一片最可愛的心情。

所以 固然是詩人如蓋歐爾格，里爾克，霍夫曼斯塔爾，畫家如摩實，這些人都得到作者的感謝，但是幾個生肺病的少男少女，戰場上的一個牧師，一個逃兵，一個敵人的死尸，一個下級軍官，以及兩軍交綏時的一個農夫，一對老夫婦，和後方的一個患子成病的母親，一個小俘虜……這些無名的人也都和

那些世界聞名的天才並列在一起，在這本書裏贏得同樣重要的地位。作者在這些偶然的，也可以說是命定的遇合裏，像是從不同的花粉裏釀成他自己的生命的蜜。介乎有名的人與無名的人中間，還有作者的朋友：布蘭特和狄策爾，在這兩

個人身上，一方面使我們認識在一九一四年以前歐洲的文化是怎樣熟得過分了，而激發一個粗獷的戰爭給那文化告一個結束；另一方面使我們感到在作者所處的環境裏還存在着高貴的友情，而這友情在把「朋友」列入五倫之一的國度裏反顯得為難以想像的事了。

這些適合「幕一幕地串演着」中間串起來的交係線是詩人自己。他是接應着他作詩人和作醫生——這兩個同樣與人的生命最接近的天職，而怎樣使他們不但並行不背，而且互相裨益。在這一點上，卡羅薩經過許多應有的「本能」避免的衝突和苦悶，歸總這兩種似相反，實相成的生活裏漸漸純化、淨化，完成他的智慧，這中間自然沒有短少了。書裏所提到的那些人的明指和暗示。作者日與病者接觸，法在死亡的近鄰，而他所感到的像是無常的女神給他注射了神聖的毒素，成立一種免疫力，看到一般人所視為恐怖和失望的事物，每每「喚起些相反的情調」，並轉向人生，情願犧牲，愉快的情調，「正如『眼睛有較長的時間注視白紙上面

的一個黑色的影像，隨後閉上眼睛，就會看見這個圖像變成白色閃光的形體在張黑紙上。」因此他說出，「只有誰在自己的身內帶着非常多的光，誰才能描述黑暗。」這對於一切從事於文藝的人是怎樣一個警誡。

卡羅薩在他「生命的中途」裏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用最大的集中力描述他在戰場上所經驗的種種有意義的事。他把戰爭看成淨業火，一切過去的和眼前的事物都要在這裏鍛鍊，所有空疏的言詞，虛偽的圖像都會漸漸在其中失卻聲音，褪了顏色，只有對於高貴和正具備有真實的信賴的人才會熬過這個鍛鍊，他終於會感到「生命之流的自潔的力量」。

我讀這本書時，除去享受了那些優美的敘述外，這些純正的親身經驗的憎惡也給我很大的感動，這正是我譯這本書的最初的動機。只是卡羅薩的文字太美了，他用字的斟酌，據他自己說，「幾乎和用有毒素的藥沒有兩樣，」他的文字的美，恐怕被我拙劣的譯筆破壞了不少。這一點我始終覺得歉然，只願讀者在整

苦的时代能從這本書裏得到一些積極的向上的指示。原書分二十章，還有標題，我爲了讀者方便起見，在自序上每章添了一個題目，希望原書作者見諒。

至於卡羅薩的一生，讀者可以從這本書裏知道很多，這短小的序文只要補充一句：他生於一八七八年，現在仍然住在他剛一開業時所居住過的舊翻紙。除此書外，他的著作有：

「神祕的星」(詩集，一九〇七)

「詩集」(一九一〇)

「畢爾格爾醫生隨筆」(一九一六)

「復活節」(詩集，一九二〇)

「一個藍年」(一九二二)

「羅馬尼亞從軍日記」(一九二四)

「一個青年的轉變」(一九二八)

「基安醫生」(一九三二)

「詩集」(一九三四)

「成熟的生活的祕密」(一九三六)

一九四三年五月於昆明

目次

一、伊薩爾沼澤·····	一
二、詩的初試·····	五
三、聲與詩·····	三三
四、同時代的人·····	四四
五、布蘭特·····	四八
六、勞騰薩克·····	五六
七、庫賓——霍夫曼斯塔爾·····	六〇
八、荻策爾·····	七五
九、論戰爭·····	九〇

一〇・霍默爾格和他的詩派·····	九五
一一・里爾克·····	一〇七
一二・麥耶爾牧師·····	一二七
一三・莫穆貝爾特·····	一四六
一四・與敵人會談·····	一五三
一五・一個羅兵·····	一六一
一六・梅爾·····	一七七
一七・一個決斷·····	一八四
一八・歸途·····	一九三
一九・回到明興·····	二〇二
二〇・海診· 本 個俘虜·兒時故居·····	二〇七

一 伊薩爾沼澤

從什麼時候才有我呢？——那時刻，世界接受了我們，另一時刻，世界又把我們推送出去，它們都被記錄起來，過一些時又都被忘卻了。但是心想不出，它什麼時候開始跳動；它覺得它無始無終，並且在生存中最謹慎，最青春的幾利那，如果生命巨浪把我們湧得這樣高，使我們比平素看得更廣遠，那末一切時間的欺騙就都泯除了；只有不朽的心靈生存着。所以我們知道，我們起初也和一切環繞的萬物一致。從嬰兒的朦朧中生長起來的小孩不知道，他從一般朦朧世界元素裏產生，但這些元素久已危險地遠離了他；他向着每個實體微笑，他不懂得同情，也不懂得恐怖，他捉取人和獸的炯炯的眼睛，他會撫弄老虎，擁抱火焰。

兒童總覺得他是在世界的中心，在成人中間也成立一種默契，在這默契裏承

認兒童是對的。最頑強的人們在他面前屈服；甚至他們如果彼此嫌惡時，就逃避到兒童那裏去。一切都彷彿在他身上有所期待，人人都暗地信任他，將來是人類的一個新的啓示，並不僅僅成爲一個公民或一個工人，或是一個平庸的公侯。爲了不使他在達到遠大目的的路上迷惑，人們就設法在他面前把一切恐怖和卑劣的事，甚至他身體的由來都隱瞞着。但是兒童接受這種尊榮和奉獻像是分所應得，若是人們把開初所授與他的崇高又漸漸減去時，他就十分惱喪了。關於我，我至少知道，我對於人們在我幼年所常表示的敬意非常關切，並且絕不願意放棄。後來由於一個毫不容情的方式使我放卻從前所享的尊榮。

我們的國王，路易第二（註一）在奧塔恩貝爾格湖裏淹死後，太姪已經過了十四天，可是每個談話還以這個事件爲中心。關於那位統治者的美麗和偶像，關於他的脾氣和嚇人聽聞的債務，母親述說了很多；我完全中了他的魔，而且在精神中時常置身於他的地位。一個夏日的中午飽置着皮爾斯亭，這是一個巴燕低原的

小敘，我的父親在幾個月前搬到這裏來，開張了一個診療所，當他遊蕩歸來，何着我們住着它的第一層樓的旅館走近時，這時正起始鳴響着每日的喪鐘。這是全巴燕國在六個星期之久用來哀弔它故去的統治者的。這所房子不久以前還是汚垢發褐的顏色，現在刷白了，新的門面莊嚴地吸引我。同時這雄壯的鐘聲鼓起我的心情，並且此外我也有理由感到興奮；因為我前一天得到一個重要的發明。我由於一個純粹的偶然成功中這個觀察，就是把還未成熟的，幾乎沒有榛子大的榛子在白色的地上摩擦，所留下的痕跡並不是它的嫩綠，卻是奇美的赭褐。這顏色越乾越變得明顯，而且還得出來是不容易褪落的。我還爲我保存着這個東西，要尋找機會，好大規模地試驗試驗它。這刷新了的旅館的牆在最純潔的白色裏閃耀；若是我看不出它的用途，我就必定是瞎瞎了。幸而我的衣袋和褲袋裝滿了這種青果實，都快撐裂了，我走到牆壁前，這時正有兩個皮爾斯亭的市民走過。

「現在人們有一個京城，可是裏邊連一個國王都沒有；這是一個恥辱，一個

諷刺，「我聽見一個人說。——『你別信口亂說吧！』另外的那個人和雜地回答，

「在明學那裏，誰要譏罵，誰就會被槍斃的！」——我用不著再多聽；一切

的下文自然就發生了。我用三個手指拿着一個樣子，用盡力量往上接，毫不疲倦地寫，一袋跟着一袋空了，直到沿着牆壁白色的牆面的人們都能讀到巨大的字母所寫的這些字：這座建築從今天起是京城，我顯色是國王。——「誰譏罵，就被槍斃！」這句附注，我自己覺得有些太厲害，我也只敢用很小的，幾乎不能讀的字母把它畫在一個牆角上。事後我跑回家中，問母親，有沒有打掃，洗刷，清除，或是此外要人幫助的事；可是我無論如何要穿上我最喜愛的新衣。——當母親表示出她的驚奇時，我健關地解說：「這只為尊榮國王。」門開了，我已經在期待一些燦爛的，尊敬的事，我覺得我也完全在準備分授一切可能的恩典；但進來的是父親。——「是不是你這個混蛋，把下面新刷白的牆給污損了！」他的臉色比平常蒼白些，他的金框眼鏡的後邊閃着光，立刻我的臉上便插了一個耳光，但